

一笔一笔，走出五条路

刘文西、卢沉、周思聪、吴山明、石虎的五件大作与五种人生

■本报记者 俞越



刘文西 解放区的天 200×180cm 水墨设色 1984年



吴山明 阳光 96×96cm 1994年

作为吴山明美术馆开馆五周年特展，6月18日，“一笔一笔——刘文西、卢沉、周思聪、吴山明、石虎的艺术与文献”正式开幕。

展览聚焦刘文西、卢沉、周思聪、吴山明、石虎五位艺术家，以他们的代表作为锚点，借由书信、速写、草图、历史影像以及艺术家自述等，发掘作品背后的故事，还原真实的创作现场。

开幕式上，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梁平波宣布展览开幕，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、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杨晓阳，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陆健，杭州旅游集团战略中心副总监、吴山明美术馆馆长程婧莹，本次展览读画导师、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李桐，家属代表、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刘山花，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、中国美术馆理论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薛良，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封治国，吴山明美术馆名誉馆长高晔分别致辞。

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会长池沙鸿为美术馆授牌“学术研究交流中心”，吴山明美术馆副馆长吴扬上台接牌。

此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学院、杭州旅游集团主办，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、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、吴山明美术馆承办。当天下午，还召开了座谈会。

五位艺术家的艺术人生 |

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历程中，刘文西、卢沉、周思聪、吴山明、石虎，是无法绕开的五位艺术家。他们共同经历了新中国人物画的转型与发展，也共同面对过传统与现代、笔墨与造型、个体经验与时代叙事之间的复杂课题。然而，他们最终走向了五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呈现出五种不同的笔墨心绪与情志。

展览的主题“一笔一笔”，也正是一段友情的见证。1997年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“吴山明意笔人物画展”上，面对北京同行对宿墨效果的质疑，卢沉说了一句话：“山明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。”

中国美术学院资深教授、硕博导师尉晓榕在序言中

写道：五个人，五条路。这路，也不是路，其实是五种势能：刘文西先生的势能由上而下地往土地里碾，往人物身上添重，不是塑造的重，是活过的重，在先生的画里，农人脸上的褶皱与黄土地一样是千百年犁出来的；卢沉先生的势能是在平旷间由内而外横展的，在他笔下，形式跳转是高尚的智力游戏，他使中国画在“屋内失序”，也使其“窗口大开”；周思聪先生的势能由外而内，她一生都是受人敬爱的修行者，选痛苦的题材去痛苦地画，越画越淡，及至极淡的花痕方为解脱；吴山明先生则是一种从老派袭袭晦墨中求光亮的势能，先生引活水入死墨，在长锋软笔的横跳中找生机，终成清浊错叠的个性图式；石虎先生是向后不懈追索的势能，不知曾几度梦延洪荒，用通天神谕作画，他是以反现代而现代的奇士。

回到作品生成的现场 |

此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展示，更试图完成一次“唤醒”：重新回到作品生成的现场。

展出的五件大作——《解放区的天》《矿工图》《清明》《阳光》《十八罗汉图》，成为了时代的图像，也成为了艺术家们的标签。这些被写入艺术史的代表作品，被反复讲述、反复引用。

这次，我们如何来看这些作品？

围绕五件代表作，策展团队重新整理草图、写生、书信、照片、手稿、出版记录、展览档案、评论文献以及口述资料，让观者看见一幅画如何诞生，看见艺术家如何思考、修改，如何犹豫、坚持，又如何一步一步抵达最终的画面：

《解放区的天》不仅是一幅主题性人物画创作，也是刘文西关于群像组织与视觉秩序的长期推演；

《矿工图》《清明》不仅凝聚着卢沉与周思聪的艺术探索，也映照着他们对于现实与人性的深切关怀；

《阳光》记录着吴山明对于中国人物画笔墨语言的重要突破，像剥果子一样层层递进，层层品味；

从《十八罗汉图》中可以看到石虎数十年艺术追问的汇聚，持续从观念中出走的雄心、变化与自然日常。

在这些作品背后，观众看到的也不再只是“代表作”，

更是具体的人、具体的生命经验，以及艺术生成的真实过程。

通过年轻人的眼睛重读经典 |

本次展览有个特别的设计：每位艺术家的展墙旁边，都配了一篇由“领读人”撰写的解读文章：方隽书、王熙名领读刘文西，朱欣怡、丁璐菊领读卢沉和周思聪，黄子秋领读吴山明，刘坤、徐冰翎领读石虎。

李桐表示，本次展览从一开始策展就坚持“相信年轻人的眼睛”这一宗旨，邀请了五组年轻研究者与创作者，分别围绕这些作品展开重新阅读。李桐、吴激扬、王犁担任读画导师。

“我们究竟如何阅读一张画？当一幅画从艺术家的完整历程中抽离出来时，我们如何调动所有经验去品读？”在策展间隙，这群年轻人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，并在展览中尝试解答：“看到原作，就看到艺术家了吗？”——原作、代表作、艺术家，三者之间其实隔着草图、修改、失败、犹豫、时代与历史。

“画大就有力，画小就弱……吗？”——策展时曾有过一次真实的争论：石虎《十八罗汉图》尺幅巨大，是否会天然掩盖小画的风采？这个问题的背后，是尺幅被默认为一种权力。尺幅问题本身构成了一种普遍难解的迷思。策展组坚持选择展出长达13米的《十八罗汉图》。

“一张画里，哪些东西是看不见的？”——吴山明《阳光》中的光感是怎么从十几年的速写里“长”出来的？我们需要阅读1985年青海果洛的毛笔速写本以及他关于宿墨的实验笔记……除了原作之外，草图、手稿、书信、出版史、展览史、评论史、生活经验都是作品生命的一部分。

“对艺术的理解，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结论，而在于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以自己的生命经验重新发现作品的意义。这也正是吴山明先生一生倡导的艺术精神——他始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，反对抄袭，认为艺术创造需要‘自作主张’，要有一点‘狂气’。”程婧莹在致辞中表示。

每一代人都需要用自己的眼睛重新进入经典，在新的时代经验中重新发现它们的意义。这也是一次关于观看方式的实验。